

[illegible]

執行期間：88年 08 月 01 日至 89年7月31日

共同主持人：

☐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

☒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

☐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

☐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

中 華 民 國 89 年 10 月 31 日

《詩話總龜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

提要：

本研究成果包含兩部分：一為文學批評論文，一為本文所據原書之比對校勘，共包括九類。

正文：

《詩話總龜》是宋代文學批評家阮閱（一作「阮一閱」，誤）（生卒年不詳，為宋神宗元豐八年進士）所編撰的六朝、唐、宋代詩話選集，計分前後二集：前集分聖製、忠義、諷喻等四十五目，四十八卷，共收錄《古今詩話》等詩話一百家詩話中有關詩的評論及記述；後集分五十卷，共有聖製門，評論門等六十二門，收錄《詩說》等一百本詩話、文集有關詩的材料。

本研究以文學批評為準的，取擇前編的〈稱賞門〉、〈評論門〉、〈雅什門〉、〈苦吟門〉、〈警句門〉及後編的〈評論門〉，予以綜合研究。寫成論文〈詩話總龜中所展示的詩學評論〉（計三萬五千字），對此書內容有突破性的研究與發揮，同時指導研究助理著手翻查有關各條之原始出處，並一一比對，指出其所引錄之文字與原書之出入。

茲將成果綜合整理，析別為以下九類：

一、刪略原文：如卷四稱賞門（一三九條）：《雲齋廣錄》中作「成都周式有才調，尤工於詩，有《春詩》…」，《總龜》將「有才調，尤工於詩」刪

去，加一「作」字；其刪略之理由為作者之個人資料，不必詳及。另一種情況是刪去了一句原有的評語：如卷六〈評論門二〉（第二六三條）中，「或雲四例。」下原書《雲溪友議》有「然辭意悉為佳致。」一句，《總龜》編者認為不重要，全句刪去。

二、增加字句：如卷四〈評論門二〉（一三九條）於「成都周式作《春詩》」下另加「題廉遜驛」四字，乃是對「春詩」的補充說明。又如卷十一〈苦吟門〉（第五〇二條）「寇萊公延僧惠崇於池亭分題」下，《總龜》比原書《湘山野錄》卷中增加了「為詩」二字，其目的是為了使原文的語意更為完足。又，卷十二〈警句門〉（第五〇八條），「楊樸…少嘗與畢文簡公士安同學」，《溫公續詩話》的原文中，只有「畢相」兩字，《總龜》編者刪去「相」字，加了「文簡公士安」五字，以使有關人名更為清晰可辨。

三、改字：改字的最大動機是原文有誤或理路不順。但亦有相反的情形。如卷四〈稱賞〉（一六三條）「郭祥正…『採石月下訪謫仙』以為李白前身。」曾「訪」字原來《王直方詩話》作「閒」，不妥，作「訪」乃正確。可是後一「前」身之「前」，是纂改原文的「後」字，「後身」妥切，「前身」便說不通了。同一條的同句中，一改好，一改錯，自今人看來，可謂涇渭分明。又如卷十三，〈警句門〉（第五六五條）：中有詩題〈李太僕北使〉，原書《詩史》作「李大僕北使」改「大」為「太」，自是有功。又在同一句中，或詳或略，各有理由：如卷十三〈警句門〉（第五七三條）《雲齋廣錄》原作「後苑生雙竹，宣宰臣兩制觀瑞竹

賦詩」，《總龜》把第二句改成「宣宰相從臣賦詩」，「宰相從臣」比原文更清楚；刪「觀瑞竹」則因此三字在文中屬贅詞也。又如卷三〈稱賞門〉（第一四五條）中的引詩「舉世儘嫌羸馬瘦」，《總龜》編者認為不妥，故改之。

另外一種情形是通用字的改換，如後集卷九〈評論門〉中（第一五四條），引用蘇東坡的〈有懷錢塘〉中，原來《碧溪詩話》卷八作「末應泣別臉銷紅」，《總龜》則將「銷」改成「消」。又同條中把「船」改成「橈」，把「莫莫」改成「暮暮」，均屬此類。

四、虛字的增減：文章中若干虛字的增加或刪減，大體上是不妨礙或改變文義的。如後集卷九〈評論門〉（第一五四條）中「何遽忘之也耶？」原來《碧溪詩話》中並沒有「也」字，加此一字，完全不變文義。前集卷五〈評論門一〉（第二一三條）中的「可謂知音矣。」原書《中山詩話》中並無「矣」字，加「矣」後文章的節奏感較為悠長。卷六〈評論門二〉（第二五〇條）中，「坐客皆為之笑。」原書《歐公詩話》（按即《六一詩話》）中「笑」之下多一「也」。刪去後文字較乾淨俐落。

另外一種特殊的實例：把原有的虛字調換位置：如前編卷五〈評論門一〉（第二一二條）中，原書《中山詩話》中為「鄉人有強大年者」一句，總龜改成「有鄉人以子美詩強，大年不服，因曰…」不但改換「有」字位置，其他文字也有相當幅度的變化。

五、訂正改文：原引之詩話中所引述之古人詩作，有舛誤的字句，乃據原詩集訂正之，如卷五〈評論門一〉（第二〇七條）中引杜甫詩原來《古

今詩話》作「北山催短景」。《總龜》訂正為「空山催短景」。又卷十二〈警句門上〉（第五一三條）引蘇為在邵武所作詩句，原書《青箱雜記》中作「登高上下樓」，《總龜》作「登臨高下樓」，原書作「樹紅雲白處」，此作「林紅雲白處」，原書作「若非翠露陶潛柳」，此本作「若非翠露陶潛宅」，末例尤可看出《總龜》編者的精細處。又，同卷第五一五條中，引用楚僧惠崇（宋人）〈長信詞〉，《青箱雜記》作「明河轉曙遲」，《總龜》乃改作「明河微曉遲。」動詞由「轉」改「微」，則屬見仁見智之筆了，但阮閱很可能先參閱了惠崇的詩集。

六、為求文字簡潔而改寫：如卷四〈稱賞門〉（第一四五條）中，「憲宗皇帝朝」改成了「憲宗時」，「大臣奏議」改為「大臣議」，「古者和親之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」改成了「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。」兩相比較，《詩話總龜》比《雲溪友議》節省了不少文字，而內容則無甚損減。又如卷五〈評論門一〉（第二一六條）中，《古今詩話》首句作「劉夢得對賓友吟張籍詩雲…」，《總龜》則刪去「對賓友」三字。

七、大幅刪削，因為原文枝蔓、蕪雜：如編卷五〈評論門一〉（第二〇八條）中，《古今詩話》中的原文很長，但《總龜》卻在首句「凡詩以意義為主，文詞次之。」以下刪掉了「或意深義高…之耶？」計八十餘字，末段「永叔云…」更全刪。又如卷六〈評論門二〉（第二五五條）中，《雲溪友議》中有一段是說看牡丹的故事，《總龜》編者以為太贅煩，全刪一「僧惠

澄…乃命」，計一百多字，又徐凝所說的一段話—「譙周…定分」七十多字也全刪了。

八、因筆誤或記憶錯誤而將正確的原文改換成錯別字或加贅字：這種實例並不太多，如後集卷十〈評論門〉（第一六八條）中引杜子美〈赴奉先詠懷五百言〉裡，「自比稷與契」竟成了「自比以稷與契」的六字句，「以茲悟生理」的「悟」竟誤成了「誤」字，文義完全相反了。

九、加評論語：此類實例亦甚少。如前編卷八，〈評論門四〉（第三三八條）中引梅堯臣論歐陽修〈廬山高〉評語，《總龜》比《王直方詩話》多了一句「效杜牧〈晚晴賦〉」，不知是否阮閱別有所據？

在《詩話總龜》的一百多種詩話中（前後編有重複用書），有些書今已不存（如《翰府名談》、《摭遺》…等），除此之外，我們都已一一比對，這方面的成果相信對後續的研究者會有一定程度的助益。

附記：論文〈詩話總龜中所展示的詩學評論〉擬由《國立編譯館館刊》發表（審查中）

主要參考文獻：

- 1、阮閱《詩話總龜》，四部叢刊本，臺北：商務，1975。
- 2、吳文治編《宋詩話全編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- 3、《古今詩話叢編》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。
- 4、《古今詩話續編》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3。

5、何文煥編《歷代詩話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6。

6、丁仲祐編定《續歷代詩話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3。

7、臺靜農編《百種詩話類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。

8、《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》，臺北：九思出版有限公司，1979。

9、《詩話叢刊》，臺北：弘道文化公司，1971。

赴大陸研究、搜集資料報告：

89年4月1日赴上海，與上海大學的劉德重、張寅彭教授等討論，3日後赴金華，與浙江師大的吳曉教授等討論詩學理論，4日後赴杭州，與浙江大學的金健人教授等討論，各有心得。

在上海購得《宋詩話全編》（吳文治教授主編，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，計九百多萬字）及《明詩話全編》（吳文治主編，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，計八百多萬字）等參考書籍，對研究極有幫助。

又在上海、杭州、金華各圖書館搜集、影印零星的古書資料，亦有助於研究工作的進行。

11日返臺北。